

光陰的故事／洪秀薇

外婆房間屋頂上那片天窗蒙塵後有點模糊，微微從窗櫺投入房間的光線也不足夠，因此幽暗角落旁外婆睡覺那張大床，白天不點燈感覺不太明亮。不過我還是喜歡這個不明亮的房間，賴睡在外婆的大床上，聽外婆講虎姑婆、講牛郎織女、講台灣被日本殖民時期，她如何與外公、帶著舅舅、母親一起躲空襲警報。

我喜歡聽外婆講故事，喜歡聽母親年幼青澀的故事。

我沒有見過外公，唯有框掛在牆上的那張相片是我對外公的印象；記憶裡外公的故事都是從外婆跟母親口中聽來的。外婆說以前身體不好，生下兩個舅舅後，她就有慣性流產，得來不易的母親很受大家疼惜，尤其備受外公寵愛。而年長母親幾歲的兩個舅舅，也很疼愛這個妹妹，他們都說我很像年幼時的母親，害羞怕生又固執。

我的確像母親一樣怕生，不過每次跟母親回外婆家，我還是可以搶先在弟妹之前，蹣手蹣腳地跑到外婆身旁，然後在她耳邊大聲喊：「阿嬤！」我喜歡外婆聽聞我聲音那副開心的樣子，尤其笑開時，那對迷濛不清的眼睛瞬間拉得細細、長長的。

母親說：「外婆年輕時很漂亮」，只可惜外婆年輕時沒有留下相片，但是我相信秀外慧中的外婆一定漂亮，從母親那雙烏黑水亮的眼眸，就可以透視到外婆那張年輕又美麗的容顏。

童年最深的記憶就是外婆房間的梳妝台上常擺著一個糖罐子，裡面總會裝著幾粒我愛吃的糖果；除了覬覦糖罐子裡的糖果，還喜歡慵懶地躺在外婆的檜木大床上，聽外婆說故事。

牛郎織女的故事外婆不知已經說過多少遍，百聽不厭的還有幾段日本空襲時躲防空洞的驚險。外婆說，有一次，她帶著年幼的母親躲空襲，愛哭的母親驚恐啜泣不停，讓她差點被一起躲避空襲的人趕出去。外公聽說後心疼不已，便決定為他寵愛的女兒在自家後院挖一個壕洞；這壕洞就是後來我們玩捉迷藏，從二舅住處的地下室連結到後院的那個防空洞。

房間是否明亮對中年以後的外婆來說沒有什麼差別——在醫學還不發達的年代，不明原因的眼疾讓她的眼睛漸漸失去了光明；晚年過著昏暗的日子，她只能用手撫摸、用聲音來辨別孫子、孫女。總是搶先叫「阿嬤」，喜歡見到外婆驚奇笑容的我，那段記憶在她走後二十幾年依稀還留在腦中。重溫外婆那張大床，回想外婆口中說不盡的童話故事，我有許多不捨；這些不捨幻化成童年的回憶，就像是翻閱一本舊日記，那個愛咬不睡覺小孩手指頭的虎姑婆，也成為我與女兒的一段床邊故事。

祖母的秘密／微光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母，當然我也不例外。記憶中的祖母，個子矮矮的，裹著小腳，看起來不像和藹可親的老婆婆，倒有幾分威嚴；此外，她還有著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，她常對大姊說：「女孩是賠錢貨，讀再多書也沒有用，畢竟要嫁人，所以我不喜歡女孩。」我聽了之後，覺得非常不舒服，從此便對她敬而遠之。

小時候，祖母大多數日子與我們同住，經過朝夕相處，發覺她的脾氣不好，總是對母親百般挑剔，這讓我想起她從不提祖父——是不是因為祖母太兇悍，所以祖父被嚇飽了？這個疑惑默存在我心中，始終沒有得到答案。

直到祖母離開人世多年後，和大姊談起這事，她才語重心長地告訴我：「妳不知道，多年前，二伯來台探親，曾談到祖父當年在湖南，到外地工作後，渺無音訊；後來經過打聽，才知道他有了外遇，從此不回家，還跟那位女子生了五個孩子。祖母是愛面子的人，當然不願提起這醜事，只有默默承受痛苦。」

知道了祖母不幸的故事後，才恍然大悟她強悍的個性是由於環境所造成，再加上那個時代的女人要遵守三從四德，生命裡的悲苦，因為命，也因為運。一個奔波得來不及落淚的女人，我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些什麼；或許只有她自己明白，唯有逆來順受，才能走出困境。從祖母身上，我學會用耐心、寬容的態度，面對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和挑戰。

歷經婚變的祖母，含辛茹苦地獨立扶養五個兒子長大，其艱難可想而知。所幸有宗教信仰作為依靠——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每天早晚上香、唸經，藉著宗教敬拜的方式，建構生活的精神支柱；並且深信傳統，以信仰的原則處理事情，從而活出了生命的真諦。

她對子女的管教非常嚴格，還好五個孩子都很爭氣，不但有好成績，更是每學期都得到獎學金，減輕她不少經濟上的負擔；畢業後，他們也都考上公職，使祖母的生活無後顧之憂，我想這應該是她一生中最感欣慰之事。

而大姊也曾經提起，祖母出生的年代，不允許女孩外出求學，讓她覺得委屈；但她是個聰明的女性，當年家中開中藥店，雖然藥品種類繁多，她卻總能很快地就把不同的藥放進藥袋裡，分送給顧客，從沒出過差錯。一般人實在看不出祖母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人，這份上天賦予她的聰明才能，總是讓身為家人的我們感到驕傲。

走完八十八年人生旅程的祖母，按傳統思維，並沒有什麼豐功偉蹟可以入傳，但是人的一生不就是零碎記憶的組合嗎？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篇獨特的樂章，我從她身上所發現的最大感動，就是母愛的偉大，以及在困境中所展現的傳統女性美德。至於她重男輕女的觀念，那是時代下的產物，就讓它隨風而逝吧！

客家奶奶／曾璉珠

我真正的故鄉在廣東梅縣，因梅縣地狹人稠，謀生不易，居民紛紛移往各地，包括南洋及台灣等，所以奶奶在很小的時候便隨家人移民南洋，在當地與同樣是華僑的爺爺成親，並生下了三女兩男——伯父、爸爸及三個姑姑。

命運多舛，爺爺早年病逝，奶奶成了年輕的寡婦，她只好莊敬自強，做點小買賣，以微薄的利潤，拉拔她的兩子三女。

從奶奶口中得知，她無錢供孩子們讀書，常常做些糕餅，叫孩子拿到市場叫賣賺點蠅頭小利，藉以維生。某次，爸爸在叫賣途中，看到別的孩子都能快樂地去上學，唯獨小小年紀的他（約莫十一、二歲），要靠勞力賺錢，在內心不平衡之下，便將頭頂上的糕餅倒得滿地，還用腳踩得粉碎，奶奶知道了，氣得差點吐血，只得徒呼奈何！

南洋生活辛苦，恰好那時的大陸祖國又在向僑胞招手，歡迎他們回國升學就業。年長的大姑姑已在當地結婚，此時，奶奶便帶著年幼的伯父、爸爸及兩個小姑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

以僑生的身份，伯父和爸爸均進入先總統蔣中正創辦的中央航校（空軍官校前身）就讀，所不同的是：伯父就讀飛行科，爸爸進入機械科就讀。時逢抗日戰爭進行中，伯父在一次執行轟炸任務中，所駕飛機遭敵軍擊落，成了為國捐軀的英雄。因伯父做了烈士，他的兩個妹妹（我的姑姑）也受到了蔣宋美齡女士的妥善照顧，二姑姑進了軍醫學校護士班，小姑姑則進了免費的遺族學校就讀。

正當二姑姑開始擔任護士工作之際，卻罹患了現在不算什麼、但在當時卻十分嚴重的盲腸炎，因是時醫術的落後和物質的匱乏，二姑姑在開刀不成功之後，竟芳華早逝。

柔順的大姑姑遠嫁新加坡，溫良恭儉的伯父和二姑姑又先奶奶而去，而留在奶奶身旁的是個性暴躁、孝而不順的爸爸和比較嬌生慣養的小姑姑，造物者是挺愛捉弄人的，難怪我常聽奶奶喃喃自語：「為什麼比較乖的都走了……？」聲音中透露許多無奈。

儘管如此，奶奶還是不服命運的安排，對生命仍然樂觀。她在重慶鄉下的舊居，除了養雞，還種了許多蔬果，有紅豔豔的蕃茄，綠油油的四季豆，奶奶還常常帶我去看她的成果，喜不自勝地像孩子一般天真。即使後來搬到台灣，奶奶也在院中養雞養鴨，過年過節更是蒸糕蒸餅，為我們童年帶來很多溫馨的回憶。

寫到這裡，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——媽媽過世時，爸爸才三十多歲，不但年輕，且官拜少校廠長，突然搖身一變成了炙手可熱的「黃金單身漢」，家裡因此異常熱鬧起來——從左鄰右舍冒出許多「標梅已過，嫁杏無期」的女人，常常過來看看自己有沒有「機會」。

其中有一個約三十出頭的朱小姐，更是來得勤快，表面上是說來探視我們小孩，三不五時將她編織的手套、圍巾送給我們；其實，骨子裡是想接近爸爸，看看有沒有「補位」的可能，其用心不言而喻。無奈她生得瘦骨嶙峋，黃皮寡瘦，不為奶奶所欣賞，直說她欠缺福相，故對她甚為冷淡。

有次，她又登門造訪，奶奶在忍無可忍之下，便對她使出殺手鐮：用「衛生眼」拼命瞪她，在言語上，亦極盡諷刺之能事，她招架不了，只能落荒而逃，從此再也不敢來了。事後奶奶還對我們說：「瞧！我把那個姓朱的狐狸精趕走了，她想做你們的新媽媽，沒有我的允許，休想！」一副勇者無懼，千萬人吾往矣的架勢，現在想來還忍俊不禁呢！敢作敢當，奶奶就是這麼可愛！

奶奶身形微胖，因幼年移民南洋之故，平時打扮較西化，沒有綁髻的銀髮，修剪整齊而垂在耳旁，也逃過中國女人的酷刑——纏足，故能健步如飛，生活得健康而自在。

民國六十年，我的長子中中在動心臟手術前夕，奶奶冒著風雨，拿出了自己微薄私蓄裡的壹佰元（那時壹百元很值錢）來給他，讓我流下感動的淚水；雖然中中後來因手術失敗而早逝，但這份溫情常駐我心，願吾兒在天國陪伴曾祖母。

素患高血壓的奶奶，在一次溫度太高的沐浴中滑倒，引發了腦溢血，藥石罔效，走完了她的人生，享年八十有一。

人有百百種，有的人似乎像啣著金湯匙降生，享盡榮華後，瀟灑地走了一遭人生；而我的奶奶，一個善良、樂觀、勤奮的女人，卻得不到上天的眷顧，早年守寡，中年喪子，嘗盡白髮人送黑髮人的辛酸，對她而言，人生不過是一趟悲苦的旅程。

女人的韌性／潘嫻華

「明明是互相關心的母女，就是愛吵嘴。」

吃完晚飯，母親總會帶著憐惜的口吻道出外婆的故事：外婆很會做家事，是個愛作夢的少女，外曾祖母特別幫外婆物色結婚對象，要外婆放棄那個她喜歡而且條件又好的人；只因男子願意入贅，除了可留下外婆，家中又多了一位勞動人口，外婆就這樣被決定了她的下半輩子。就算是最疼外婆的曾祖父，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。

身體不好的外公，無法從事粗重的工作，整日無所事事的結果是沉迷於賭博。婚後的外婆，依舊過著苦日子，獨立扶養七名子女；要說婚姻是女性這輩子最大的賭注也不為過，婚後的女性除了認命，還是認命。

母親不像外婆受到那麼多傳統社會觀念的束縛，老是往大都市跑，因此很難想像外婆終其一生的活動圈就在新營、鹽水一帶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外婆扮演了猶如當年外曾祖母一樣的角色，我們和母親的人生處處受到外婆的牽制，成為犧牲品。雖然媽媽在多年後十分懊悔，於事無補，也改變不了什麼，最後她總說：終究，還是自己至親的母親呀！

「媽，那當時最糟的情況是……？」我急於想知道答案。

「印象尚深入一擺是，母因兩個一工只喝一杯五角的豆奶。」

十八歲在美髮店懷抱夢想的少女，揮動著老練的雙手替客人修剪頭髮，一整天不曾彎曲的雙腿，根據不同客人的臉型創造出完美髮型；接近下班之餘，門外依然有人等著六號設計師。來美髮店的多半是想將頭頂上的髮絲打理服貼的女性，但這回不同，是老闆娘介紹的朋友。下班後是她放輕鬆的時間，心情愉悅地走在彰化著名熱鬧的街道上逛街、吃飯，到銀座電影院看電影當然不可少！嘴角得意的笑容頓時灑滿在眼底與心間。

兩人交往還不到一年，家人也還不清楚男方的背景時，她登記入了戶口，沒有正式嫁娶儀式，更無宴客，婚事便算完成，沒多久，長子出生了。

我用現在的眼光好奇地探問著：「兩人相差十多歲，又是養子，又沒錢，妳怎會想嫁他？」在白手起家的年代，男子算是有為的青年，不能說母親的選擇是錯的，只是老天爺有時也會留一手。

媽媽認為：「伊做人老實、善良，咱按呢貧窮的家境也好不到哪去。」「那真的冇愛情存在嗎？」我看媽自己也不清楚；「彼時哪知影啥米是愛情，厝裡窮，有一个肯打拼人，就抹歹了。……我不相信，按呢人無出頭一工。」母親嘴裡這樣說著。

居無定所的丈夫，以販售商品作為家中經濟收入的來源；為了就近照顧妻小，轉而在台中潭子的外銷木工工廠工作。一天，公司辦尾牙，喝了點小酒，回家倒頭就睡。隔天早上，幸福的家庭主婦照常煮粥，喚醒丈夫準備上班，才發現：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？慌張的請鄰居幫忙送往醫院，不是鄰居們世故沒憐憫心，而是的確無奈：「身體都冷了，沒辦法了！」尾牙前，他就已經在公司連夜加班好一陣子，母親說死因是心臟麻痺，我卻覺得其實就是現代人所說的「過勞死」。丈夫過世時正值壯年三十四歲，稚子也不過才七個月又十天大，二十初頭的母親，專職家庭主婦的美好時光只有短暫的一年多。

有一技之長的母親，決心往後母子要相依為命過日子。但從事美髮業，無法照顧小孩，於是輾轉在網球拍工廠擔任臨時工，完成一把球拍薪資是四毛——四毛，怎麼夠母子倆生活呢！只好晚上再找工作。帶著嬰兒的女人能找什麼工作？她背著兒子，到大街小巷撿拾廢紙空瓶。冬天的風夾雜著細沙枯葉，一家一家地看，一條街一條街地逡巡；經過一家門口放著人家丟棄卻還堪用的嬰兒手推椅，放置好剛撿拾到的紙瓶，將孩子抱上手推椅上休息片刻，也讓自己休息片刻。曾夢想成為服裝設計師而參加補習的母親，將朋友轉送的美援物資——一件棉襖，修改到孩子可以穿的大小，還好有它，讓母親不用擔心孩子在寒冷的冬夜裡打瞌睡會著涼。

不曾種過蔬菜的母親，還在鐵路邊的土地上種起菜來。每日辛苦耕耘，看它一天天長大，就如同懷裡的小娃兒一般；吸收了陽光、空氣、水的青菜，一把賣一元，可以讓未滿週歲的孩子喝到子母牌的代奶粉，她開心地盤算著。腰再怎麼酸，腿再怎麼累，也都值得了。到了收成那天，翠綠的葉子上卻佈滿細微的小洞，賣相並不好，只能兩把賣得一塊五。孩子一天天長大，日子還是得過，母親依舊沿著鐵路種植坑坑洞洞的蔬菜，在那個一碗麵一、二元的時代，為了溫飽一餐要熬多久啊！母親總是一邊整理作物，一邊將滑落的背帶拉得更緊，凝視著逐漸長大，睡得香甜的孩子。

本來就沒什麼社會地位的女性，一旦成為單親狀態，不免要承受更多外界指指點點的眼光，沒有人會在乎男方是外遇還是自然死亡。在極度緊繃的壓力下，母親心中燃起返回故鄉新營與兄弟姐妹們聚聚的想法：「對！我還攔有家人，會凍回去厝住幾工，暫時放掉一切不如意，好好放鬆心肝頭。」殷切期盼的溫暖，換來的卻是家人的冷漠及外婆的辱罵；失望的母親，隔天一早便搭火車回台中。當火車行經著名的西螺大橋，沿著車窗，望著橋下滾滾的溪水，她心中有了輕生的念頭。就在人生無望的茫茫然間，感受到身後這個剛滿週歲的小嬰兒暖暖的體溫，她心中閃過一個念頭：小小的生命來到這個世界，什麼都還不懂，什麼人生都還未體驗過，我無權左右他的人生，我都有勇氣死了，難道沒有勇氣將孩子拉拔大嗎？——這一瞬間的轉念，讓母親生出了信心，也讓我能出生並與母親、兄長見面，成為家人。

就是在這個時候，外婆逼迫母親再嫁，再嫁的對象便是我的父親，一個從大陸來台的老兵。這是以聘金為基礎而結合的婚姻，沒有愛情為前提，兩人生活了近六年，年齡差距過大使雙方信任感不足，沒有相同興趣、話題，生活背景完全不同，溝通也不熱絡。以離婚收場的最終導火線，源自母親對兒子的愛。

哥哥六歲時，因為天氣冷，浴盆裡先放了熱水，雖然有母親小心地照看，不幸的事還是發生了——他燙傷了右手前手臂。趕往醫院，上藥包紮後，醫生叮嚀第二天再來；隔天哥哥發起高燒，急需打點滴退燒，卻苦無醫藥費，母親轉向父親求救，父親淡淡地回了一句：「沒錢。」忘了最後醫藥費是如何湊到的，只知道在前往醫院複診時，醫生說：「孔嘴發炎潰爛，這手沒法留啊，要鋸掉了。」驚慌不知所措的母親只好藉助神明——到媽祖廟祈求，發願哥哥的傷若能痊癒便開始茹素，幸好媽祖顯靈，事如人願。

另一條導火線是母親感冒，連買感冒藥水的錢都沒有，向父親拿取醫藥費未果，延誤了病情，引發急性肝炎。這兩件事，讓母親徹徹底底死心；外婆也因此願意照顧我們，幫助婚姻不順遂的母親。

多年後，媽媽遇到一個真心相待的對象，並且論及婚嫁，母子三人還為此開了家庭會議。當時的條件讓只有十幾歲的我們兄妹倆很為難，一度以為我們將失去母親，因而持反對意見，母親最後尊重了我們的決定。事隔多年，她偶爾會不經意地說，那個對象是唯一對她好，脾氣也好的人。但都怪自私的我們，完全沒替母親著想，也許當時的贊成，對母親才是最好的安排吧！

有些事如果不碰，它會一直在那裡；接觸之後才發現，一直陪在我們身旁的母親，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思及那段過往。與母親磨擦不斷的外婆，一生都企圖左右母親的思想與行為，但畢竟是血濃於水的母女，儘管經歷了嚴厲的控制，母親還是不捨外婆，最後更為了照顧外婆而回到故鄉。

在我不算多的首飾當中，有一條立體的金黃色三環扣項鍊，是美麗到閃閃動人的那種；三個環扣看似輕鬆卻又緊緊地鑲嵌在一起，恰似我跟媽媽還有外祖母：雖然身處不同的年代，命運卻牽繫著我們，綿延且源遠流長。

話說外婆年輕時是台南縣佳里鎮有名的大美人，嫁人後因為生不出男孩而被婆婆逐出家門，而我的外公則於首任妻子去世之後娶了她，阿嬤一路從佳里到安平、接著又到永康的輾轉遷徙，過著兩人冤家似的生活。

小時候的我常去阿嬤家，她會常篇大論地訴說外曾祖母不讓她唸小學，有了日本老師的勸說才有唸書的機會云云。老人家陰暗的房間就是客廳，我小小的身軀得爬上高高的手扶梯才能到達閣樓——那是表哥睡覺的地方。

印象中我有四個舅舅，據說二舅拿老家土地為人擔保，家族哀痛不已，有人想不開，其中有一個就是表哥的爸爸。舅舅早逝什麼都沒留下，唯獨沒帶走的是令人頭痛的表哥。

「你的成績怎麼這麼爛？」「等你長大就知道了。」表哥總是這樣回答我。

所謂「養豬拿灶，養子不孝。」為孫子燃燒青春的阿嬤並未盼到表哥懂事的回報：舉凡就業、娶妻生子，都讓老人家有煩不完的事情。甚至連舅舅的骨灰移位權，到了老人家百年之後，我們仍是不得其門而解，只因跑路的表哥不願出面解決。

外婆長壽，遺憾的是她晚年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住在安養院。老實說，讓她住進那充滿藥水味的地方是我的主意，那時舅舅們個個自顧不暇，而母親則忙於進行林林總總的開刀手術，父親又總在大事臨頭時亂了手腳；於是帶看門診由兒女們輪番上陣，動手術時大夥全員到齊，接收所有手術過程中的風險。看著母親身體不好，又要時刻為爸爸的健康問題把關，這樣就算是再孝順的女兒也有耗盡心力的一天，再加上姨媽們礙於距離因素無法膝下承歡，因此將孤苦伶仃的老人家送到安養院，實在是沒辦法中的辦法。

每次去看外婆，我總顯得辭拙，尤其是刺鼻的腥羶氣息更讓我視探望她為畏途，所以也常覺得在那裡的時間特別煎熬。我常看著媽偷偷塞錢外婆，交代她放好別亂花，妹妹帶一堆食物給她，還管家婆似的問東問西。如果外婆身體不舒服的話，我們會看她躺著，我就負責把飲料寫上名字放進公共冰箱；如果是身體好的時候，她就會坐起來，整理衛生紙、電風扇，還有棉被等等……，要是再加上心情好，更會獻出拿手絕活：唱羅馬拼音聖詩給我們聽！

當推著輪椅扶把的手不是由兒女代勞，只會讓人覺得晚景淒涼；望著荒蕪的草地，三三兩兩的老人家對坐無言，儘管探望者再多的安慰問候，一顆心懸念的還不就是家裡熟悉的味道？在養護中心裡，時可看到人性中令人匪夷所思的一

面，老人雖然家中富裕，兒女卻無法親自奉養，只任由風中殘燭的軀體在孤寂中慢慢墜落；身為安養院員工的一份子，卻因為貪圖回扣，所以按月從自家的安養費中抽成。

外婆去世前，有一次我獨自到歸仁探視，她由於神智不清的緣故，以致於躺在隔離病床上還被綑綁起來。

「阿嘛！我是美華。」「誰是美華？妳幫我把繩子鬆開好不好？」

大概是痛苦所致，即使阿嬤不太認得我，仍哀求我幫忙鬆綁，我剎時間跳脫為人孫女的身分，在進退兩難中掙扎：「要還是不要？」人的尊嚴在病床上似乎顯得微不足道，印象中我尖叫連連，還把看護都引來了。

承襲外婆信仰的媽媽是個超級神力女超人，母親如果要從忙碌的婚姻生活中得到稍事喘息的機會，應該是她與上帝獨自親近的時刻；她的房間經常傳出禱告的聲音，小自對兒女的期盼，大到為教會的祈求，感覺每經過一次祈禱，她彷彿又有了新的動力往前進。

媽說小時候家裡日子過得辛苦，所以放學後要去田裡撿番薯。在子女眾多的家庭中身為么女，在爹雖疼但娘不愛的情況下，用辛勤換取外婆關愛，是證明自己價值的方法；為了感謝外公沒把她送給別人，媽媽始終戰戰兢兢，這也是為什麼她與外公感情特別好的緣故。

「阿爸！我來看你了！」媽總愛在阿公墳前窸窣一堆，像是要補足以前沒說完的話，正因如此，每年中秋外公忌日前後幾天，我總會帶媽媽去掃墓，緬懷最愛她卻又早早缺席的父親。

好強的媽媽一向以迷倒眾生的本事自豪，但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「挑到賣龍眼的女人」最佳代言人。記憶中，媽媽最為津津樂道的是有個富家子弟心中對她的愛慕沒有表白，只好使出最笨的方法，將我那老實的爸爸介紹給媽，看能否運用爸的劣勢突顯其優點，等到媽嫁給爸之後，富家子弟心中捶胸頓足不已，不過一切已經是枉然！

婚後的媽媽過得其實辛苦，我們一家子先是從爸的鄉下老家搬到台南，再到北部謀生一段時間，不得意之後才又回到外婆家附近定居。無可諱言的，古意人扛不起一家子的開銷，在食指繁浩的壓力下，媽只得做生意賺錢填補爸開計程車養家不足的費用，而外婆也剛好可以隨時照應小孩子——雖然我知道爸爸最在意的其實是嫁人的媽還顧著娘家。

媽媽做過的生意種類繁多，有賣楊桃湯、自助餐、花格子襯衫以及玉米等……。我對母親的自助餐生意沒印象，但不敢對母親煮的菜品頭論足一番倒是真的；媽媽的菜總讓我脣齒留香，只是一頓飯菜總要吃上一整天，使得長年住宿

在外的我苦不堪言：新鮮與否誠然已成為我進食的絕對標準，然而放在節儉的天平上，很顯然我是不及格的。

「小皮球，香蕉油，滿地開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。」聽著媽逗弄小外甥的順口溜，看她對於教養生出源源不絕的點子，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兩個妹妹婚後，房子買的離家近，白天，小外甥就由爸媽負責；外甥跟外甥女幼稚園放學後回家，三不五時這個哭那個叫；晚上，兩家子的人還會集合在我家吃晚飯，熱鬧滾滾的戲碼天天上演，只不過搞得住在家裡的人仰馬翻就是了。

相對於母親的能幹，我的懦弱便不見容於她。媽媽自小是我的天敵，對於雙親我心中總有若干畏懼，但很顯然的，母親給我的壓力要比父親來的多。

我在家排行老大，大概是承受了家人比較多的期待，因此耳中熟悉的是責難居多，常言道：「不打不成器」，所以媽媽數學屢教不會的時候，我可是吃足了竹筍炒肉絲，每次都是鄰居們聽到哭聲，連忙勸她手下留情才得以脫身。國中是我的叛逆期，有次媽媽氣瘋了，叫我去住同學家。日子久了，那道隔在我與母親之間的牆只有越來越高。直到高三畢業在即，我淪陷在升學的象牙塔，常是我寧願啃小說也不願多讀書，才發現爸媽對大學的學費沒著落焦急，天真如我後來細細思想，這是一種對子女的未來憂心卻又說不出口的愛。

上大學之後，我便如飛鳥般隨著季節變幻過著南遷北移的生活，這是自己始料未及的。「日久他鄉是故鄉」，嘉義是我僅次於台南待最久的地方，印象中從操場看去的夕陽特別大，用完餐後的我總愛跟同學們坐在操場草皮目送太陽下山；而阿勃勒的落花繽紛鋪滿了心中回憶，滿地的黃色花瓣造就數大便是美的景觀，好不浪漫。

四年不務正業的後果是留放邊疆，我來到了苗栗的傳統客家莊。教會中弟兄姊妹的關懷常溫暖我的心，彈著不成曲調的鋼琴沒人笑我，頂著燙壞的頭髮照樣合影留念。記得跟一夥人到泰安鄉戲水，鄉道旁溪流清澈見底，我突然想起台南老家，也開始為自己沒有用功讀書後悔。一年後沒能離開語言不通的頭份，落寞如我走在竹南街頭買紅豆餅的當兒，連操著閩南語跟老闆娘攀談幾句都讓我雀躍不已。第三年到了嘉義鄉下，工作之餘多數的時間，常獨自留連於文化中心，生活清新可期。任教五年後我重拾書本，這次來到了彰化，蠟燭兩頭燒的功課壓得我喘不過氣來，然而畢業後沒能如預期到台北，我又回到了嘉義。

工作一年後，我借聘到台南，異鄉流浪許久，回到故鄉是母親永遠的召喚，這樣的塵埃落定只為了讓她放下心上的石頭。再次回到生命的源頭，即使許多地方已不是當年所熟識的，但循著成長的軌跡，很快地就找回了原初的記憶：天氣燠熱沒變，羊腸小徑仍在。

想起阿嬤為舅舅撫養表哥，媽媽為與拉近女婿的距離幫忙照顧外甥，我呢？

「妳下班後早點回來照顧外甥」，第七年了，我依然在距離與親情之間拔河：該為擁有一個人的自由而戰，還是為了親情湮滅內心的吶喊？這次定居多久後會再度離別呢？候鳥不知道……。

老娘／畢珍麗

一堆又白又大的白蘿蔔，老闆插著「一個十五元」的紙板，母親先是要我幫她挑三個，接著她竊喜地貼近我耳邊、小聲地說：「跟老闆殺三個五十元好不好？」這是三個月前發生的事。

兩年半前我離開了職場，那是因為在幾個夢境裡母親離開了我，我還為她整衣梳理，那陣子我莫名地害怕失去她，我想再回到她跟前找尋兒時的記憶。母親已經高齡七十六了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她的皮膚早就佈滿了所有老人該有的特徵，但這些外在的一切並不使我感到害怕；我喜歡她花白的頭髮，她讓我想起雍容華貴的英國女皇；我喜歡她滿是皺皮的老手，那是一雙化腐朽為神奇的巧手。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，母親用最廉價的食材變出美味珍饈。

細想從前，母親總用外婆告訴她的道理潛移默化地教育我，影響我，哪怕我已經年過半百。

從小我就愛動手做家事，弄吃食興致更高，那該是因為母親說的：「別人鍋裡有一丈得一相，自己鍋裡有一尺就能得一吃，樣樣自己都要學著做。」這句看似平常的俚語，對我和我的家庭，可是受益良多。我記得母親總是心平氣和地一副「相信我準沒錯」的表情，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，讓我果真事事都主動好奇地學習。剛到南部生活的頭幾年，經濟非常拮据，母親一句「不要發愁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就能讓我寬心不少。

在貧困的日子裡，「吃」依舊是民生大計，我以跟在母親身邊看著學的經驗，就發揮了一元當兩元用的本事。隔壁住的郝媽媽買十元的韮菜包餃子，我也買十元，我們一起坐在門前的小院摘韮菜，她摘了不要的韮菜，我再拾來掐去上面的老皮留著用；她家兩個老人吃餃子，我家兩壯兩小，同樣都只花了十元韮菜錢。即使手頭不寬裕，我也總能餐餐有變化，南方人的米食我能做，北方人的麵食我也行；雖不是高價食材，但總把飯桌弄得有模有樣。

記憶中母親最常穿的衣服就是一件短衫、一條便褲，要不就是自己做的粗布洋裝；如果遇到特別的活動，她才會換上父親親手做的旗袍。小時候一直很羨慕母親有一位會做漂亮旗袍的丈夫，我直到結婚前夕才終於得到一件父親親手做的旗袍當禮服。

母親有忙不完的活，少女時期我們住在敦化南路的菜市場裡，父親在一個三坪多的舖面開起旗袍店，還在那小屋將就著隔出一個連我都站不直的閣樓，全家九口晚上就睡在上面。

母親在那段日子裡，不但要做些饅頭、包子賣了賺勞力錢，一有空還得幫父親釘暗釦、縫拉鍊、牽邊。她一坐上高板凳拿起衣服，整個人就像是得到了喘息

的機會，居然一手拿針、一手拿著衣服也能打起盹來，更誇張的是，還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。我從母親身上看到終年無休、任勞任怨的傳統女性特質，而當我們為她發出不平之鳴的時候，她又能跟我們說「知足常樂」的大道理。

我堅信自己樂意在廚房忙和，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是從小受到母親深遠的影響，我高興自己從她那裡得到這些寶物。只是這一切，近兩年越來越走味，越來越讓我弄不清楚方向了。

母親年歲已高，不知是不是她自己對未來充滿不安或是年紀大個性變了？每當我的節省性格表露時，她就會提醒我：「吃一點得一點，死了棺材薄一點，天做棺材蓋，地做棺材底，狗拖八十哩，還在棺材裏。」——以她的高齡，真的是該及時行樂，但是我的價值觀是她從小為我建立的，剎時間我迷失在母親的教誨中。

前一陣子，母親又突發奇想地想要買個四十五坪的新房子，理由只是覺得自己年紀已經七十多、快八十的人了，想住一個新房子舒服舒服，但她現在住的房子屋齡也只有十一年而已。我們姊妹為此開了會，討論到不歡而散。她難道忘了，自己說的：「床頭有一籬糠，死了有人扛；床頭有一籬穀，死了有人哭。」手頭上的一點老本，怎能為了圖個舒服就能散盡呢？更何況，現在住的環境已經算不錯了。

夜裡，我想著母親說想住新房子的夢幻表情，難過得無法成眠，那真不像我的母親，至少，不像我記憶中的母親。那個教我要知足常樂，那個懂得知福惜福的母親哪兒去了？

買房子的事，後來漸漸平息了，但真不知道哪一天母親的心思會不會又變了？我不怕母親的外表隨著歲月留下痕跡，我怕母親的內在被無情的歲月侵蝕。有一回母親挑了兩根蒜苗，交給菜販過磅，等菜販把蒜苗交回給她時，竟讓我發現蒜苗變多了；我仔細一看，多了根又大又粗、綠葉已經泛黃的次等蒜苗。我問母親：妳剛才挑了幾根蒜苗？母親說兩根，於是我把那根魚目混珠的蒜苗拿出來，並要菜販重新過磅。菜販不情不願地重新計價，等母親付了錢、離開菜攤後，我又跑回去教訓那個可惡的菜販，怎麼能讓一個菜販平白以為我的老母親是可以被欺負的呢！

這一陣子又常聽母親說：「我又沒有兒子，錢不花幹什麼。」我希望母親懂得生活，懂得享受人生，但是卻不希望她對老充滿無奈，充滿無力感；她當然可以想花錢，愛怎麼花就怎麼花，只是千萬別抱著哀怨的心態進行消費行為啊！

母親啊母親！如果妳有一個兒子，難道妳的價值觀就會和現在不同嗎？如果妳有一個兒子，現在會比較能面對年老嗎？如果妳真有一個兒子，現在妳會比較快樂嗎？這一切都只是「如果」，卻永遠也不可能成真。

在那堆白蘿蔔中，我千挑萬選地用手指輕彈，聽每個蘿蔔沈重又清脆的響聲，掂著它們的重量。我跟母親說：「我們跟老闆殺三個四十元」，母親露出「殺那麼多」的表情，我提醒她一個才十五元啊！老闆收了四十元，幫我裝好三個大蘿蔔，母親為那三顆又大品質又好的蘿蔔開心地笑著。此刻，母親的心八成是想著要怎麼烹煮它們；而我卻想著，她是真老了嗎？還是算數退步了？憂心啊憂心！我的老娘啊！



【圖 01】民國 62 年和母親的合照，是這一生中第一張和母親單獨的合影。



【圖 02】大姊為愛花的老娘所拍的美美的照片。

泥濘中的腳印／芳芳

二月初，天冷得刺骨，那一年，我唸小學吧！

媽媽又在發脾氣了，每次一忙起來她總是如此。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。

她叫喚著大姊、二姊：「我累了一天，幫幾個妹妹洗頭、洗澡，洗好了再把屋簷下的香腸和豬頭肉收回來，還有包子也用塑膠袋包起來，累死了，過什麼年？把我累得像個奴才一樣。」

說著按了按凸出的肚子，伸了個懶腰，又說：「等一下煤球爐上的火熄了的話，放一壺水把它燒開了再去睡覺。」又轉過頭對小的說：「小三、小四，把糖果盆拿出來放些點心，初一早上要吃的……。」

記憶中，這場景每年都要上演一次，在那個年代（一九七〇年前後），物資缺乏，平日哪有多餘的錢可以買好的物資，只有在端午、中秋、農曆年這三節裡添購些新衣、買些好的食材。

年糕、臘腸、鹹肉、包子、饅頭這些全部自己動手做；瓜子、糖果、花生、龍眼、桂花糕、甘納豆這些一定要買。

這樣一忙至少要忙上半個月，到了除夕夜大約可告一段落，也才有力氣舒緩一下，便對家中幾個蘿蔔頭發一頓脾氣。

而後一切就緒，大約午夜一點，全家也都玩累了，便準備就寢。

到了下半夜，聽到媽媽整理兩大包的衣物，我由睡夢中驚醒，問媽媽：「妳要去哪裡？」因為幾乎每個媽媽都會上演一齣戲，就是和爸爸吵架過後便會離家出走，對於這一點我真的好怕好怕！

媽媽說：「我要去醫院生小孩，在家乖乖的不要亂跑。要聽爸爸的話，不要動不動就頂嘴。」——還是那些老生常談的叮囑！

去醫院生小孩？這對我而言完全是一件陌生的事，女人為什麼而懷孕？懷孕十個月的過程我完全不知也不懂，總以為那是在一天、半天中便發生的事。

隔天一早，大年初一上午，我和姊姊到醫院去看媽媽。

媽媽說：「生了，又是一個女兒。」當時，可想而知她的心境！

隔著玻璃窗見到在嬰兒床上吸吮著牛奶的小嬰兒真的好可愛啊！紅通通的臉頰，一天中除了吃和睡以外什麼也不會。

到了大約三個月，娃娃更惹人疼惜，開始會聽大人的動向，目光隨著腳步聲而轉溜，肌膚更是白晰得吹彈可破，還長了兩個小酒窩，令人看了不禁想親一下，摟一下。有時候媽媽會要我們幫忙照顧妹妹，看她熟睡的樣子，常忍不住輕輕咬她，有時候卻因咬得太重，把嬰兒由沉睡中吵醒而開始哇哇大哭！

媽媽看到就會訓斥：「不要咬妹妹，她會害怕，妳又不是虎姑婆」。

取了學名以後，小嬰兒又取了一個乳名，因為是家中第五個女兒，所以叫「阿五」。家中有一個男孩，在大姊、二姊之後，在我之上，比我大兩歲，所以雖有六個孩子，而第五個女孩取名叫「阿五」，這也就是這個可愛乳名的由來。

六個孩子在媽媽悉心的照顧下，一個個長大了。

成長，對現在的我而言，在腦海中閃過，只是快速的口述或輕鬆地認為那是一段人生必經的歷程，所耗費的時間極為短暫，在轉瞬間跨越了幾十年的時光，但對父母而言，卻不是一、兩天的事。回想這些年，父母為了幾個孩子的生計，籌措各項費用的辛勞，真是「不當家不知柴米貴」，等到自己建立一個家以後才知道這有多麼艱辛。

母親就如同一個踩在泥濘中的勇士，明明知道前有不可預期的危險，卻還是硬著頭皮向前衝，等確定安全無虞了才讓身邊的幼苗跟著她前進，而那個勇士的名字叫做——「媽媽」。

時光荏苒，春去秋來，多少個日昇日落在身邊滑過？勇士老了，身邊的幼苗長高了，就連最小、最可愛的阿五也開始交男朋友、開始要買化妝品了。

有一天，阿五和哥哥、姐姐一樣踏著母親踩過的泥濘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她也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口氣生了三胞胎。



【圖 03】葉女士，祖籍江蘇省阜寧縣，1949 年來台，於基隆碼頭上岸，爾後長住台北市。生於 1926 年 7 月 9 日，2003 年 5 月 29 日歿。



【圖 04】阿五和三個寶貝女兒：苡琰、苡婷、苡茵。照片中笑得燦爛無比的女生，就是嫁給本省夫婿的阿五。阿五有許多地方像極了媽媽，尤其當她過年、過節為家中大、小準備禮品和食物之際，雖然家中請了人幫忙，但有許多事還是要自己動手做。她彎著身子把一大鍋雞湯端到瓦斯爐上的背影，簡直就是媽媽的翻版，母親的身影在阿五身上可以看到。

母親／洪秀薇

好久了！沒有這樣靜靜地想著母親，想著過去，想更久遠的事了。

一早沒事，我與母親通了電話，電話裡母親聲音帶點哽咽，低聲地對著我說：「那天血壓過高，差點兒掛了。」

霎那閃過一個影像，驚覺一向健康的母親好像老了！

母親告訴我，不知為什麼最近這一年來，她走在田埂的小路旁，常常身不由己，一段路以前可以提著重重一簍菜回家，現在總覺得有點喘，有時還要略作休息，等喘完了、休息夠了再走。母親感慨長長嘆了一口氣，接著又說：「阿母真正老了！不知道那一天會收到閻羅王的調單。」呵呵一笑後不忘又提醒我：「暑假到了，叫那兩個查某因有空回來走走，阿嬤很想念她們。」

電話這頭，我聽聞母親這一段話，內心難掩一陣心酸，頓時對我最親愛的阿母，愧疚感油然而生。是的，阿母！我好像又好久沒有回家了！

家，回家的這一段路並不長遠，但是我卻有千萬個理由沒有回家。我的兩個女兒，母親心中乖巧的外孫女，長大後因為學業等外在事務的忙碌，也已經好久沒有回去澎湖探望外婆了！時間的變遷，人事物的轉換，母親這一番話令我悲從中來，母女親情一海之隔，情見力絀，電話中停頓許久無語言對。

母親二十歲時與相戀兩年的父親結婚，婚後沒多久，大伯母便因病過世，大伯父一個女兒、一個養女就由母親照顧，大伯父則另入贅他村很少回家。母親與父親牽手走過一甲子，那段有爺爺、奶奶，叔叔、嬸嬸一大家族共同生活的回憶，常令她不勝唏噓！年少就承擔家計重責的父親，使母親婚後著實過得辛苦，尤其是在伯父入贅他村、嬸嬸入門後。

母親某些方面其實很值得讚賞，勤儉、堅韌、樸實、感性、善良……，做人謙卑有禮，凡事盡可能矮化自己成就他人；但是在另外某些方面，母親卻是懦弱無能的。譬如以媳婦的角色來講，母親就不如嬸嬸市儈——嬸嬸聰明能幹，為人八面玲瓏，有思想，懂得規劃並爭取個人權益；對比嬸嬸的幹練，不善言詞的母親，為了維持一個和諧的家庭常常委曲求全，謙卑的個性讓人錯覺母親像隻膽怯的兔子，一旦受傷只會躲在角落裡默默地舔著傷口，暗暗地啜泣。

不知是貧困社會地位價值的關係，還是母親原本生來就這麼懦弱？在一個大家族裡，如果你生性軟弱、不夠堅強，其實生活上很難與幹練共存。

母親就自詡她是「憨蠻人」，她常說：「算了！天公會疼憨子，傻人會有傻福啦！」不會爭辯、不善言詞的母親只會三令五申的告誡我們：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」

我不明白母親生命裡的那一片天空是不是真的遼闊？我只知道她的天空裡

會有不定時的風浪。

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」這句話很適合用在母親身上，她可以隱忍寬待他人，卻無法寬容、放縱自己的子女。她平常不願落人口實，行事作風低調；有一次，弟弟與同伴玩耍，對方蠻橫無理強行霸走玩具，在爭吵中高人一等的弟弟推了對方一把，結果矮小的玩伴摔了出去，跌倒後立刻嚎啕大哭，回家哭爺爺告奶奶，不久他的阿母理直氣壯跑來跟母親理論，口無遮攔的狂罵、詛咒弟弟不受教，恨不得一口把弟弟給吞了。

母親非常生氣，為了避免衝突加深，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拿起棍子就狠狠抽打弟弟，直到對方滿足閉嘴走後才鬆手。即使我知道打在兒身痛在娘心，當時心疼弟弟被打的我，還是不解為什麼？我的母親總是那麼軟弱、無能，明明雙方吵架並非全是她小孩的錯，為何每次母親都要打自己的小孩來滿足對方的怒氣呢？

為了餬口飯，貧困鄉村裡的大人幾乎每天都在忙，母親亦然。白天的母親很少在家裡照顧小孩，尤其農忙時更是整天在田裡工作。那年代，貧窮的孩子對自己的身分有著早熟的認知，也比較懂事，懂得體恤母親的辛勞；除了在家中幫忙做家事，大孩子還會照顧小小孩，餓了、哭了，也知道如何照顧或去找母親餵奶。只是小孩畢竟還是小孩，天真愛玩。某次，我背著弟弟去找母親，回家途中，瞧見幾位鄰居小朋友在水溝裡捉蝌蚪，一時興起也跟著下水去玩，誰知道跟我一起下水捉蝌蚪的另一個小弟弟腳割傷了，血很快地在水中染紅逐流，大家看見血水都嚇呆了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！他更是害怕的以為自己就要死掉了，哭得死去活來。

惶恐中還好有位大叔路過，這位大叔狂罵：「你們這些死囡仔，吃飽太閒，沒事做，捉蝌蚪。」

訓了我們一頓後，他就迅速背著小弟弟回家。

黃昏時，聽說這個小弟弟發起了高燒，醫生懷疑是得了破傷風，什麼是破傷風？沒有醫學常識的鄉下人聽聞這消息非常驚訝。原本這件事可以神不知、鬼不覺地過去，沒想到母親從別處得知，她聽說我也帶弟弟一起去捉蝌蚪，惱怒地回家就賞我一頓打。

也許母親是怕我受傷，也許是擔心弟弟沒被顧好，也許她整天忙碌就怕我惹麻煩，也許……，也許……，有太多的也許，那些也許當時我都不願意想；我只知道那天我對母親非常生氣，氣她把我捉回來的蝌蚪倒掉，氣她在眾目睽睽之下給我一頓莫名其妙的狠打，氣沒有去捉蝌蚪的那些鄰居小朋友的竊竊私語和偷偷狂笑，氣母親在大庭廣眾之下讓我丟臉。

我好難過，在場我沒有得到他人的安慰，又在旁人揶揄嘲弄下，覺得自己好委曲；長夜漫漫，那晚輾轉難眠，我渴盼母親能告訴我，黃昏時那些大叔、大嬸對我所說的話都是假的。

以前大人打小孩是家常事，我被母親打並不例外，女孩的價值遠遠比不上男孩，在重男輕女的農村更是明顯。幾次被母親打後，我就起了疑問——我是不是母親的女兒？不知為何，鄰人們的戲謔嘲諷在心頭盤據不散——他們說：「妳啊！不知是誰家的孩子，當年台灣做大水，妳是坐在木桶上被海水沖流到澎湖海邊來的。」她們說：「妳爸爸在海邊發現了妳，妳是從海邊撿回來的。」

童年的無知，讓我有一段時間很不快樂，常對著鏡子看看我長得像不像母親，徬徨無知使我在這個家失去了安全感。直到有一天發高燒，我發覺平常見不到人影的忙錄的母親愁容滿面，時時不離在我身邊，撫擦我發燙的身體、額頭，湯藥不離表露無疑的愛，我突然意會，原來母親沒有不愛我。

受傷的心靈，莫名的怨懟，很快就在病榻中同時癒合了！病癒後瞧見母親笑容以對地說：「咱來去廟裡燒香感謝神明，妳出麻疹這幾天，是祂保佑妳平安度過。」

生病那幾天，感謝母親為我在神明面前許願、茹素。

童年時常沒來由地被壓抑，導致長大後的我缺乏自信；如今回憶起母親，就像看到了自己。掛在心頭、無以言喻對我們的愛，母親說著：「我要掛電話囉！沒空回家，就記得常打電話回來。」

我哭了！



【圖 05】母親總喜歡坐在自家的門前與鄰居聊天、說笑。